

2010

中国散文年选

China Prose 2010

中国散文学会 主编

李晓虹 编选

王小妮 2009上课记
王开岭 消逝的“放学路上”
史铁生 诚实与善思
南 帆 房价的豪赌
韩少功 伪小人
筱 敏 墙
詹克明 寻找天分
铁 凝 桥的翅膀
莫 言 优秀的文学没有国界
刘震云 俺村、中国和欧洲
贾平凹 《古炉》后记
杨光祖 孤独地走过兰州街道
刘 瑜 谢谢收看
黄集伟 集体忘恩负义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中国散文年选

China Prose 2010

中国散文学会 主编

李晓虹 编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0中国散文年选 / 中国散文学会主编 ; 李晓虹编
选.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1.1
(花城年选系列)
ISBN 978-7-5360-6148-4

I. ①2… II. ①中… ②李… III. ①散文—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9500号

责任编辑: 温文认 林 菁

技术编辑: 薛伟民

装帧设计: 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开 本 730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21.75 1插页
字 数 488,000字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2010

中 國 散 文 年 選

C h i n a P r o s e

值得欣喜的是，批评的声音成为前行的动力，我们看到更多从历史起笔，而落脚现实的深厚之作。这里有重读《三国演义》和《红楼梦》引发的对国民性的批判性思考，有对帝王个性的解析中关于人伦与政治关系的考量，也有对大写的“人”的深沉礼赞；有对于鲁迅、蔡元培精神意义的再思考，也有对民族英雄的深深敬意和对于出卖灵魂的告密者的无情鞭挞……这些历史内容无不源于一种积极的现实动因，但是又由于其从历史走来，带着时间长河的负载而更显示出巨大的精神力量。

近年来，对于底层生活的描写，在作家的笔下逐渐多了起来，甚至成为一种精神姿态。但是，许多作品流于一种新的庸俗：一些来自底层的作者首先把自己从不幸的人群中分离出来，不无炫耀地表明自己已经走出窘境，进入有车有房的现代城市生活，然后居高临下地看待那些至今仍在底层挣扎的贫困者，给予一点轻飘乏力的感叹和同情；还有一些人回望曾经的乡村生活的诗意，而在书写时往往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这种牧歌情调是现实乡村的写照。而事实上，它离问题重重的真实乡村状态太远太远，只是作者的一种矫情的自我陶醉而已。当然，在这类作品泛滥之时，仍有一些人以老实的态度表现真实的乡村景象：对于值得书写的乡村人物充满敬意；对于从乡村走到城市的艰难道路，以及每一个个体的不同体验给予关注；对于灾难带来的痛苦和拯救家园的奋斗精神予以反映……

“做一颗独一无二的松子”，是一位老师对学生的期待，也是每一个作家应该追求的艺术境界。网络时代使复制变得异常简单，也使散文的个性越来越弱化。题材相似、语言似曾相识的作品，遍布报刊杂志和互联网，追求艺术个性成为一种艰难的选择。我们希望通过选择一些有独特的写作角度和独立思考精神的作品，在显示作品自身艺术魅力的同时，也为张扬独特的艺术个性鼓与呼。

从2001年开始编选这个选本，已经和散文一起走过了十年光景，切实感受到她的发展和进步。今年选本的难度在于难以割舍的作品太多，这应当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吧。

2010年11月15日

卞毓方	天才不需要转弯抹角	93
邓亚萍	我和萨翁的故事	95
李清明	我读余光中	97
王 庚	想念一位老头儿 ——忆王世襄先生	100
王雪瑛	阳光明亮	102

空间与时间的秘密

刘再复	双典阅读笔记	104
王充闾	当人伦遭遇政治	110
祝 勇	紫禁城：空间与时间的秘密	116
李木生	人之歌 ——重读司马迁《史记》	121
老 冀	大哥是怎样做成的	128
吴光辉	看不透圆的世界	134
梅 洁	温汤人家	136
周闻道	拾起成吉思汗的神鞭	139
王本道	秦淮河与女人	142
陈祖芬	奥涅金：哥只是太寂寞	144
王家新	哥特兰岛上的追寻	145
张 鸿	你成了我最强的敌人	148

记 忆

王宗仁	生长民谣的五道梁	153
周 明	胡同岁月	156
石 英	坑道口外，有一棵小桃树	159
薛尔康	书为何物	160
马小淘	毕业 2005	167
李培根	记忆 ——在 2010 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170

诚实与善思

2009 上课记（节选）

王小妮

一 迎新

每年9月，大学新生入学第一道程序，过去叫“注册”，现在改称“迎新”了。

2009年9月11日，我经过以往接新生的地方。离得还远就遇到封路，警察保安多人把守，机动车一律绕行。今年的迎新气氛异常热闹，红色的充气广告横在头顶，电动机轰鸣，鼓得它滚圆，不同的高音喇叭震撼水泥路面。学生区中心大路两边突然冒出许多摊位，推销手机的，联通电信入网的，卖饮料日用品化妆品的，每个摊位前放射出多名热情的推销员，有戴着耳麦的，有穿超短裙的，临时形成的百米“商业街”水泄不通。新生们所属的各学院旗帜让位给这超强的阵势，在角落里显得很次要很边缘，这就是“迎新”和“注册”的不同含义吧。好几个小女生和她们的父母手拉手生怕被人群冲散，有个男生正打电话，差点被地上纵横的电线绊倒，还兴冲冲地继续：爽，我现在一抬头就是椰子树啊！

的负面影响，正放下尊严努力向我笑着。什么叫南辕北辙，什么叫心灰意冷。站在旁边的学生蔡青说，王老师怎么会那样！

我见过太多的惩治了，绝不会拿来用在我的学生身上，希望朱俊材的害怕不再发生，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不该在怯懦赔笑中长大。

大学教师可以用点名、挂科等等名目惩罚他的学生，而学生也自有应对，如果教学双方都接受和麻木于猫和老鼠的游戏，还有什么教育可言？

对于作弊，我承认我的坚守有点僵硬，2005年，第一次以教师身份“沉痛地”谈论作弊等于偷窃，直到2009年的秋天，我的态度也在逐渐被环境推移转换着。

2009年9月新生入校第一课，我在“问卷调查”中有意加了一项“你对作弊的看法”。他们有三项选择：不可。中性。可以。50人，有26人回答“不可”，刚超过半数，其他回答有：可以接受。中性。或视情况决定，或未回答。

关于作弊，一些学生附了自己简短的看法，我把它分成了三类：

一、作弊不可耻

△作弊有很多种，我基本不作弊，但我不鄙视作弊。

△因为考试这东西吧，如果在某种利益上实在没办法的话，作一作弊是可取的，不过最好是可成立的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否则，作弊是有损形象的，但不是可耻的，没必要把作弊评得那么低俗。

二、有时作弊可以接受

△考试作弊有时可以接受，当危险系数低时会一试，当然要有冒险的意义。

△由考试的类型规模决定，正规的大考，比如高考就肯定不可以。

△个人认为大学的很多课程是浪费时间的，一个人应有选择地有重点地面对自己的专业课程，虽然我考试真的从未作弊，但以我的观点，作弊如果是有选择的，可以理解接受。

三、不被抓住就行

△老师的课讲得不好，照本宣科，考试时治学生，作弊没什么。

△不喜欢的课程作弊很正常。

△大家都理解，不被抓住就行。

这个调查，源于开学初和教务陈老师的一句对话。

我问：○八戏影学生上学期期末考试没有作弊的吧？

陈老师：没有。

我刚要安心走开，旁边一个年轻老师随口说：没发现就是了，您不是班主任吧？

我说：不是。

当我把这个场面向这个班的学生转述，教室里一片欣然会心的笑，明显带着成功过后的默契庆幸和欢快。

到了大一的课，再把这前后两个场面原原本本讲给新生。我说，对之前的学生我已经说过，不会再以我个人的道德标准衡量和规定你们，学校方面对于作弊的惩治条款一定足够明确严厉，任何道理在结果面前都只是苍白，请你们每个人确定和修正你自己的标准。

到了期末，作弊成了管理者常挂嘴边的词，班长再三强调考试纪律，他说学工办又提醒了，作弊后果严重，还说这事他听也听烦了，说也说烦了。下面都在笑，笑班长的靖边普通话。

2010年2月25日，新学期报到，我又去问教务小王老师：上学期〇九戏影考试没作弊的吧？回答是没有。现在轮到我会心地替他们笑了，也许这已经是这些被动的弱者最后和唯一的抗拒方式。

寒假刚到，有亲戚的孩子来度假，闲聊时说到他表弟在河南读大学，每学期花掉不少冤枉钱，一直瞒着父母。表弟的老师明码实价：确保考试不挂科收费二百，一律考前先交钱。据他说：表弟没少二百、二百地买“及格”。这事听得我心惊。随后想到一次无意中听到几个男生议论活动经费不足：那都是我们交的钱，都给老师们拿去吃酒楼泡温泉了……听那语气，大学教师早已等同于肥头大耳的盘剥者，作为后者，你讲出来的话还有影响力吗？至于教师报销单据上赫然列出“版面费”一栏，早该心惊的不应当只我一人。

所有这些身边的平日常态，如果论责任，都不该由学生独自承担，如果说我在2009年9月到12月之间，又碰到几只恶果，树根枝叶土壤空气通通难逃其责。

把这个片段写完，发给儿子看，收到他的短信，照抄如下：

作弊文看了，冷静记录的感觉好，缺点是新信息少，对于年轻人来说没啥新奇的，一个大学教授的角度亲历，呵呵。

新奇，还有多少奇思异想正被更年轻的后人们创造应用着，我知道得太有限。他又说愿意提供大把生动生猛的事例，我说我还是守住我个人见闻的界限吧。

三 方言和诗意

这学期有两次课上得好，这个好，是大家共同创造的，因此也是不能预期和不可复制的。

他们对陈词滥调早习惯到麻木了，这是新生第一课的第一印象，五年来都如此，“80后”“90后”无例外。

大一的课第一次讲新闻，照例被两个同学讲成了“新闻联播”，气宇轩昂，学得还真像。我决定拿出一节课来让他们说说家乡，自由发言，唯一要求是要他们使用平时和父母玩伴间的语言。我强调，这是你最初的母语，是你们根儿上的语言。广州把街头商贩叫“走鬼”，山东把外来工叫“草灰”，重庆把打零工的叫“棒棒”，这些被平凡人日常使用着的语言才是活语言。

大家商定从最北方哈尔滨的尹泽淞开始，由北至南，直到三亚的卓怀如。南北跨越大约四千公里。

尹泽淞说，老师，说方言是要气场的。我说，让我们试试，共同创造这个气场。没想到他们异常踊跃，争先恐后，从每人仅限一句话，渐渐衍变成舍不得结束，开始大段大段的方言表演。

魏婧说了一段绕口又生动的河南话：日头啊，你清早从东边刺溜刺溜地骨碌上

去，你待黑从西边刺溜刺溜地突噜下来。

来自内蒙古的杨杨教大家用蒙古语从一数到十。

来自宁波的周凤婷不自觉地一会儿方言一会儿普通话。她说从小被强迫说普通话，现在反而说不好家乡话了，怎么说都觉着别扭。

有人一上来就忍不住笑，捂着嘴，怎么使劲都发不出声，好像方言当众说出口。

朴香美是朝鲜族，小时候会说朝鲜话，现在全忘了，正准备重新学。

江西的卢小平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民间故事里，自说自话，一会儿严肃一会儿笑，带动作用加表演，全不顾别人听不懂，说了很久不愿下去。

有个女生说了几句，忽然用普通话结尾：我想家。我怕她要哭。

贵州的四个女生一起上来，每人一句介绍家乡，轮到第三个，越急越发不出声来，急得跺脚，另三个人又都扭头盯着她，下面又笑，她更张不开嘴。成都的王诗亿赶紧跑上来帮忙。

来自海南的文呈平说的一段话，海南人也不懂，他的家乡话叫付马话，因为他们村子叫付马村，除本村人外，任何人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世界语言学家说他们村子的方言是语言活化石。

什么叫幅员辽阔，什么叫缤纷各异，他们惊讶不同方言的差异，我惊讶这么丰富的方言被边缘化，而它在生活中依然顽强地被使用着，又永远上不了台面，它在民间活着，多少套话正是在众口一词中僵死。从这一课开始，让我们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事，用自己的脑子思想。

12月2日晚上，讲到“诗意”。过去主讲诗意的是我，他们是听者。这次我准备用一节课听听他们说，题目是“你心中的诗意是什么”。其实，我早先入为主，甚至是准备适当时候开始“扭转乾坤”的。过去几年在课上讨论过“诗意”，结论是，这一代人理解的诗意或者是“消失了的”，“古典诗歌中才有的”，或者，诗意就是“肉麻”，“酸溜溜的文艺腔”，“虚假做作”，一提诗意，学生们的态度或攻击或排斥或不屑。我准备先让他们开个头，在他们说过之后，启示焕发他们对诗意的新认识。

讨论从坐在后排的同学开始（从那次举手之后，多次讨论都从后排开始），自愿发言，可以在座位上坐着说，也可以上讲台，他们多数选择上台。第一个跑上讲台的是石宏刚，他说诗意很难说，太空泛，诗意渗透在生活中各个角落，他来说几件小事，他讲了三个亲眼看见的画面，其中有一对老夫妇互相搀扶过十字路口的一瞬间。

后来我才意识到石宏刚的头儿开得好，他彻底离开概念和空洞，抓住人内心一闪而过的感受，不下结论只有画面。接下去，被启动了的同学们争着发言，前一个还在讲，将要轮到的已经坐不住，跃跃着，脸发红，身子攒动，发言还没结束，下一个已经离座直奔向台前了。

向玲玲以自己在人行天桥上的经历说，这会儿是诗意的，一转身诗意就没了。周凤婷也说了类似感受。

葫芦的吆喝、爆米花的香味、弹棉弓的铮铮响，还有谁家出墙的杏子最甜、谁家树上新筑了鸟窝……都会在某一时分与我发生联系。

很难想象，若抽掉“放学路上”这个页码，童年还剩下什么呢？

于我而言，啥都没了，连日记都不会写了。

那个黄昏，我突然替眼前的孩子惋惜——他们不会再有“放学路上”了。他们被装进一只只豪华笼子，直接运回了家，像贵重行李。

2

为何会丢失“放学路上”呢？我以为，除城市膨胀让路程变遥远、为脚力所不及外，更重要的是“路途”变了，此路已非彼路。具体说，即“传统街区”的消逝——那温暖而有趣的沿途，那细节充沛、滋养脚步的空间，消逝了。

“城市应是孩子嬉戏玩耍的小街，是拐角处开到半夜的点心店，是列成一排的锁匠鞋匠，是二楼窗口探出头凝视远方的白发老奶奶……街道要短，要很容易出现拐角。”这是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的话，我以为是对传统街区最传神的描述。

这样的街区生趣盎然、信息肥沃、故事量大，能为童年生长提供最充分的乐趣、最周到的服务和养分，而且它是安全的，家长和教育者放心。为何现在保险箱里的儿童，其事故风险却高于自由放养的年代？雅各布斯在这部伟大的书里，回忆了多年前的一个下午——

“从2楼的窗户望去，街上正发生的一幕引起她的注意：一个男人试图让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跟自己走，他一边极力哄劝，一边装出凶恶的样子；小女孩靠在墙上，很固执，就像孩子抵抗时的那种模样……我心里正盘算着如何干预，但很快发现没必要。从肉店里出来一位妇女，站在离男人不远的地方，叉着胳膊，脸上露出坚定的神色。同时，旁边店里的科尔纳基亚和女婿也走了出来，稳稳站在另一边……锁匠、水果店主、洗衣店老板都出来了，楼上很多窗户也打开了。男人并未留意到这些，但他已被包围了，没人会让他把小女孩弄走……结果，大家感到很抱歉，小女孩是那个男人的女儿。”

这就是老街的能量和涵义，这就是它的神奇和美感。

在表面的松散与杂乱之下，它有一种无形的篦梳秩序和维护系统，凭借它，生活是温情、安定和慈祥的。它并不过多搜索别人的隐私，但当疑点和危机出现时，所有眼睛都倏然睁开，所有脚步都会及时赶到。其实，这很像中国人的一个词，一个生态关键词：“街坊”。

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孩子独自上学或放学，需要被忧虑吗？

自由，源于安全与信赖。若整个社区都给人以“家”的亲切和熟悉，那一个孩子，无论怎样穿梭和游走，结果都是快乐地、收获颇丰地回到家里。而路上所有的插曲，包括挨骂的那些顽皮、冒险和出格，都是世界给他的礼物，都是对成长的奖励和爱抚。

那天，忽然收到一条短信：“王开岭，你妈妈叫你回家吃饭。”

我愣了，以为恶作剧。可很快，我对它亲热起来，30年前，类似的唤声曾无数次在一个个傍晚响起，飘过一条条小巷，飘进我东躲西藏的耳朵里。

传统老街上，一个贪玩的孩子每天都会遭遇这样的通缉，除了家长的嗓门，街坊邻居和小伙伴也会帮着喊。

感动之余，我把这条短信的主语换成朋友们的名字，发了出去。当然，我只选了同龄人，有过老街童年的一代。

后来，我才知这短信源于一起著名的网络事件，而那个响彻神州的伟大名字竟是虚拟的，整件事乃某网站精心策划。我一点不沮丧，甚至感动于阴谋者的细致情怀。

我暗暗为自己的童年庆幸。如果说贾君鹏的一代尚可叫作露天童年、旷野童年、老街童年，那如今的孩子，则是温室童年、会所童年、玩具童年了。

面对现代街区和路途，父母不再敢把孩子轻易交出去了，他们不允许童年有任何闪失。

就像风筝，从天空撤下，把绳剪掉，挂在墙上。再不用担心被风吹跑，被树刮住了。翅膀，就此成为传说和纪念。

（选自《读者》2010年第13期）

诚实与善思

史铁生

我来此眼看就满一个甲子。这些年我们携手同舟，也曾在种种先锋身后紧跟，也曾在种种伟大脚下膜拜，更是在种种天才与博学的漩涡中惊悚不已。生性本就愚钝，再经此激流暗涌，早期症状是找不着北，到了晚期这才相信，诚实与善思乃人之首要。

良家子弟，从小都被教以谦逊、恭敬——“三人行必有我师”、“满招损，谦受益”以及“骄军必败”等等，却不知怎么，越是长大成人倒越是少了教养，单说一个我、你、他或还古韵稍存，若加上个“们”字，便都气吞山河得要命。远而儒雅

胜利：“明白了吧？这不是骗术是什么！”对呀，是骗术，可你是骗术就证明人家也是骗术？你是气儿吹的，人家就也得是？照此逻辑，小偷之所得为啥不能叫工资呢？幸好，科学已然证明了意念也具能量，是可以做功的！教训之一：不善思也可以导致不诚实。教训之二：一个不诚实的，大可以忽悠一群不善思的。

那么诚实之后，善思，还需要什么独具的能力吗？当然。音乐家有精准的辨音力，美术家有非凡的辨色力，美食家有其更丰富的味觉受体，善思者则善于把问题分开更多层面。乱着层面的探讨难免会南辕北辙，最终弄成一锅糍糊。比如，你可以在种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中辨其优劣，却不可以佛祖的慈悲来要求任何政府。你可以让“范跑跑”跟雷锋比境界，却不能让其任何一位去跟耶稣基督论高低。再比如跳高：张三在第一个高度（1.20米）上三次失败，李四也是在第一个高度（1.90米）上三次失败，你可以说他们一样都没成绩，却不能笼统地说二位并无差别。又比如高考：A校有一百个被清华或北大录取，只一个名落孙山；B校有一个考上了清华或北大，却有一百个没考上大学。如果有人说这两所学校其实一样，都有上了清华、北大的，也都有被拒大学门外的，你会认为此人心智正常吗？倘此时又有人义正辞严地问：难道，教育的优劣只靠升学率来判断吗——好了，我们就有一个乱着层面的鲜活范例了。

乱了层面，甚至会使人情绪化到不识好歹。比如，人称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而后载歌载舞地赞美它，这心情谁都理解，但曾经黄水泛滥，而今几度断流的黄河真还是那么美吗？你一准能听到这样的回答：在我们眼里它永远是最美的！理由呢，是“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就明显是昏话了，人有思想，凭啥跟狗比？再说了，“嫌”并不必然与“弃”相跟，嫌而不弃倒是爱的证明。喜欢，更可能激起对现成美物的占有欲，爱则意味着付出——让不美好的事物美好起来。母亲的美丑，没有谁比儿女更清楚，唯一派“皇帝新衣”般的氛围让人不敢实话实说。麻烦的是外人来了，一瞧：“哟，这家的老太太是怎么了？”儿女们再嘴硬，怕也要暗自神伤吧。但这才是爱了！不过，一味吃老子、喝老子的家伙们，也都是口口声声地“爱”呢。

据说，女人30岁以前要是丑，那怨遗传，30岁以后还丑就得怨自己了——美，更在于风度。何为风度？诚实、坦荡、谦恭、智慧等等融为一体，而后流露的深远消息。不过你发现没有，这诸多品质中，诚实仍属首要。风度不像态度，态度可以弄假，风度只能流露。风度就像幽默，是装不来的，一装就不是流露而是暴露了——心里藏半点儿鬼，也会把眼神儿弄得离奇。可你看罗丹的“思想者”，屈身弓背，却神情高贵；米洛的“维纳斯”，赤身断臂，却优雅端庄；大肚弥勒，笑得多么仁慈、宽厚！那岂是临时的装点，那是锤炼千年的精神熔铸！倘有一天，黄河上激流澎湃，碧波千里，男人看它风情万种，女人看它风度翩翩！两岸儿女还要处心积虑地为它辩护吗？可能倒要挑剔了——美，哪有个止境？那时候，人们或许就能听懂一位哲人的话了：我们要维护我们的文化，但这文化的核心是，总能看到自身的问题。

有件事常让我诧异：为什么有人担心写作会枯竭？有谁把人间的疑难全部看清，

并一一处置停当了吗？真若这样，写作就真是多余了；若非如此，写作又怎么会枯竭呢？正是一条无始无终的人生路引得人要写作，正因为这路上疑难遍布，写作才有了根由，不是吗？所以，枯竭的忧虑，当与其初始的蝴蝶相关。有位年纪不轻的朋友诉苦道：“写作是我生命的需要，可我已经来不及了。”这就奇怪，可有什么离开它就不能活的事（比如呼吸），会来不及吗？我便回想自己那只初始的蝴蝶。我说过：我的写作先是为谋生，再是为价值实现，而后却看见了荒诞，可荒诞就够了吗？所以一直混迹在写作这条路上。现在我常暗自庆幸：我的写作若停止在荒诞之前，料必早就枯竭了；不知是哪位仙人指路，教我谋生懂够，尤其不使价值与价格挂钩，而后我那只平庸的蝴蝶才扇动起荒诞的翅膀。荒诞，即见生命的疑难识之不尽、思之不竭，若要从中寻出条路来，只怕是有始而无终，怎么倒会“来不及”呢？

可我自己也有过“来不及”的担忧。在那只蝴蝶起飞后不久，焦灼便告袭来，走在街上也神不守舍地搜索题材，睡进梦里也颠三倒四地构思小说。瞧人家满山遍野地奔跑尚且担心着枯竭，便想：我连直立行走的特征也已丢失的人又凭什么？看人家智慧兼而长寿，壮健并且博识，就急：凭我这体格儿，这愚钝，这孤陋寡闻，会有什么结果等着我呢？可写作这东西偏又是急不出来的。心中惶恐，驱车地坛，扑面而来的是一片郁郁苍苍的寂静，是一派无人问津的空荒——

而雨，知道何时到来/草木恪守神约/于意志之外/从南到北绿遍荒原……

心便清醒了些：不是说重过程而轻结果吗？不是说，暂且拖欠下死神的债务，好歹先把这生命的来因去果看清楚吗？你确认你要这样干吗？那就干吧，没人能告诉你结果。是呀，结果！最是它能让人四顾晕眩，忘记零度。

人写的历史往往并不可靠，上帝给人的位置却是“天不变，道亦不变”，所以要不断地回望零度。零度，最能让人诚实，最是逼人善思——你看那走出伊甸的亚当和夏娃，目光中悲喜交加，心中兼着惊恐与渴盼。每一个人的出生，或人的每一次出生，都在重演这样的零度，也许人的生死相继就是为了成全这一次次的回归吧？只是这回归，越来越快地就被时尚所吞没。但就算虚伪的舞台已比比皆是，好的演员，也要看护好伊甸门前的初衷。否则，虚构只图悬念，夸张只为噱头，戏剧的特权都拿去恭维现实，散场之后你瞧吧，一群群全是罢罢去睡的观众。所以诚实不等于写实，诚实天空地阔，虽然剧场中常会死寂无声。而彻底的写实主义，你可主的是什么义呢？倒更像屈从于现状的换一种说词。

戏剧多在夜晚出演，这事值得玩味。只为凑观众的闲暇吗？莫如说是“陌生化”，开宗明义的“隔离”：请先寄存起白昼的娇宠或昏迷，进入这夜晚的清醒与诚实吧，进入一向被冷落的另一种思绪——

但你要听，以孩子的惊奇/或老人一样的从命/以放弃的心情/从夕光听到夜静/在另外的地方/以不合要求的姿势/听星光全是灯火，遍野行魂/白昼的昏迷在黑夜哭醒。

尤其千百年前，人坐在露天剧场，四周寂暗围拢，头顶星光照耀，心复童真，便容易看清那现实边缘亮起的神光，抑或鬼气。燥热悄然散去，软风抚摸肌肤，至

房价的豪赌

南 帆

一本即将出版的社交指南著作告知，公众场合缺少话题的时候，谈论房价可以立竿见影地改善尴尬气氛。气候或者全球变暖的辩论归哥本哈根会议，金融危机的成因归那一帮打领带的经济学家，地震以及海啸这种题目令人生悲，只有房价可以迅速让所有的人亢奋起来。沾沾自喜也罢，跌足长叹也罢，犹豫不决也罢，愁眉不展也罢，每一个人都有话想说。抵达一个城市，询问房价已经代替了询问名胜古迹而成为新的习俗。许多根本不想买房子的人仍然兴致勃勃地指点这个城市每个著名楼盘的价格；另一些人打开电脑之后的第一件事即是浏览几个著名房地产商的博客，揣测他们的言论背后藏有何种玄机。如此的热议背后隐藏的是巨大的焦虑，房价使大半个社会患上了强迫症。周围的楼房愈盖愈多，楼层愈来愈高，可是，人们愈来愈恐慌。这是为什么？

若干年前听说，京城的房价每平方米已经逾万。我觉得那儿的人都疯了——一百平方米的房子难道要一百万不成？现在，我所居住的这一座城市正在上演相同的剧目。当然，没有人再大惊小怪。据说上海的汤臣一品每平方米十几万，我深信不疑。房价已经变成神话，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我们要做的仅有一件事：别将房价与自己的收入联系起来。

我们肯定会慢慢地想到，往日不是这么想象房子的。事情如此明白——房子不就是一个家吗？天黑下来的时候，我和一批小伙伴停止了疯跑，离开尘土飞扬的街头趑入一条小巷。推开一扇斑驳龟裂的木板门，木板门背后就是我的家。那儿有母亲端到桌上的晚餐和父亲额上的皱纹。家不仅是几间屋子，一个厨房，家是一个惬意的精神空间，这里可以睡懒觉、吵闹、撒娇和蓬头垢面。多数人的新婚洞房并没有实木拼镶的地板和华丽的枝形吊灯，他们仅仅在某个筒子楼或者平房找到一个容身的小房间。婚礼之前一块残破的窗户玻璃来不及更换，这块玻璃就会在窗框上一一直呆到孩子上幼儿园之后。这并未影响什么。两情若是长久时，没有人不在乎住的是寒窑、工棚还是茅屋、帐篷。年轻的时候奔赴乡村落户，安置在小山坡顶上的一幢木板搭盖的粉条厂，出门的阶梯边上即是一座大坟。收割季节在水田里晒得脱皮，每晚睡觉之前的享受即是，三五成群地坐在大坟周围吹习习夜风，听蛙鸣狗吠。几个人曾经相约探访过邻村的一幢“鬼屋”。昏暗的贮藏间、落满灰尘的卧室、发出哐哐回声的楼梯和挂下长长蜘蛛网的厨房，至今仍然保存在记忆之中。如果没有各

地挤在逼仄的老房子里；拥有三五套房子的人分身乏术，支付了高额物业费的空房子只能关在那儿喂养蚊子。房地产商依靠贷款绑架了银行，鳞次栉比的新房仅仅是泡沫般的虚假繁荣。这个脆弱的平衡还能维持多久？一个秘密的号召正在暗中传播：咬紧牙关拒绝购房——房价的总体崩盘指日可待。那个时候，囤积在那儿等待增值的房子立刻成为甩不下的沉重包袱；神气活现的房地产商只能哭丧着脸大幅度地削价贱卖，求爷爷告奶奶地将房子的钥匙塞到买主的手里。等着吧，这将是一个狂欢的节日。迄今为止无人知晓，这是“仇富”一族编出来的泄愤之语，还是高瞻远瞩之后的准确预言？可怜那些口袋里攒了几文钱的人犹犹豫豫地站在十字路口，一脸茫然。看紧钱包还是倾囊而出？买还是不买？这不啻于一场生死存亡的豪赌。

如此诡异的历史形势下，最为乏味的选择无疑是，购买一套房子并且大兴土木地装修起来，然后扶老携幼地住进去。装修——多么恐怖的字眼！那一张设计图显然是纸面上的楼阁。择个黄道吉日焚香开工，没想到这就是灾难的开始。建材市场上摆放了无数各种型号的拼木地板、水龙头、电灯开关、瓷砖、油漆、窗帘、抽水马桶和浴缸。所有的店主都将自己的商品吹嘘得天花乱坠，房主以最快的速度丧失了判断力。东奔西走已经逛得双腿发麻，货比三家当机立断：不错，就买这一套洁具或者那一种墙纸。然而，付款完毕一转身立即发现，相同的产品就在附近的另一家商店卖得更便宜。这种损失如同一种暗伤，一笔一笔地加起来令人心惊。每一天晚上取出计算器按了一阵就得叹口气：今天又超支了。装修房子的工程队师傅来自一个友人的介绍，据说经手过多少大户人家，工艺精湛。可是，两天之后事情似乎就不那么对劲，电路的设计或者贴瓷砖技术怎么会如此拙劣？当然，房主的任何不满都会遭到强烈的反弹。那些师傅用执拗而无辜的表情对付谴责，以至于房主不得不惭愧地承认理亏——任何精益求精的企图都要视为非分之想。不幸的是，大多数人的太太偏偏喜欢在这个时刻粉墨登场。她们袖手旁观多时，积攒起来的精力亟待消费，苛刻的挑剔和冷嘲热讽不绝于耳。显而易见，先生们的恼羞成怒是迟早的事情。许多人不惮于承认，装修房子严重地损坏了夫妻关系。没有多少优质爱情承受得了装修工程的漫长折磨。磕磕碰碰一套房子装修下来，许多人形容枯槁，心力交瘁，乏善可陈的婚姻趁机亮起了红灯。当然，正如俗话所说，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装修终于使一个人拥有了丰富的抽水马桶知识和高超的水龙头品鉴能力，并且擅长与店主或者工程队讨价还价。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本领已经是用不上的屠龙之技。经济学家测算，一套房子的价格相当于工薪阶层三代人的财力。这么看来，下一次装修恐怕是儿孙辈的活计了。

当然，如果装修的是一幢别墅，多少辛苦都算不上委屈。别墅是房子的极品，隐在郊外绿树杂错的斜坡上，四周一圈欧式的金属栏栅。城市中心的高层公寓多么没有品味：一大堆俗不可耐的邻居塞在一起，楼道污浊，电梯狭窄，一户人家的吵架三个楼层都听得到。别墅撤出了凡夫俗子的庸常部落而遗世独立，单门独户意味了与众不同的人生高度。一位仁兄当年仅数十万侥幸购下的一幢别墅，现在成了骄人的资产。山清水秀和清风明月仿佛悬挂在窗口，闹市的喧嚣终于被甩在了遥远的灯火阑珊处。童话世界似的房子造型，敞亮的落地窗和家庭影院，楼上若干卧室分

完全不是那样。

墙一般是用于防御外敌入侵，院墙如此，城墙也如此，只有监狱的墙作用相反，是用于阻止里面的人出去。柏林墙就是用于阻止东柏林人出去。不同的是，它比一般的监狱墙庞大得多，也复杂得多，不仅要封锁宽广的地面，还要封锁大量的河流、道路、一个现代城市四通八达的下水道系统、地铁网络，还有门在东柏林而窗在西柏林的住宅或教堂。起初没有人相信这样不可思议的墙能够筑起来，何况东德的统治者刚刚宣称：“没有人打算修建一道围墙。”但1961年8月13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大半柏林人正在湖畔草地团聚度假，它赫然就出现了。

一个国家筑一堵墙，把自己的人民关在墙里，这对于自由的人们来说，是一个恐怖事件。柏林墙立起来的时候，世界哗然。但墙是一种思维模式，也是一种强有力的统治模式，那些筑墙的人，已经用墙把世界隔开了，外面的哗然摇撼不了他们，他们只需要把里面的哗然平息掉就行了，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有丰富的经验。拥有庞大完整的宣传系统和警察系统的统治者知道怎么样“使人民保持平静”，即使内心不平静，至少能让他们处于被动消极状态。动物刚被关进笼子总会有一段时间狂躁不安，咆哮，骚乱，企图毁坏笼子，到它们终于明白笼子的牢不可破时，它们便会平静下来，慢慢适应笼中生活。动物园里的动物总是眼目无神，一身倦态，与它们野外的同类仿佛是不同的物种，就是笼子的强硬摧毁了它们生命的力量，使它们像陷入泥沼一样，陷入自身的无力感。墙已经筑起来了，强权便有的是时间，他们可以像对付监狱里的囚徒那样慢慢对付墙内的国民，直到他们屈从命运，放弃抵抗，直到他们愿意合作，直到他们随着驯兽师的魔棒起舞，自动讴歌笼中的幸福生活。至于国际社会，世界很大，每天都会发生许多事情，人们的目光早晚会被别的喧哗移开，不会一直聚焦在这里，更不会再有持续的强烈反应。然后，时间能够平息一切，多么非常态的事变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被人们渐渐接受，变成常态。

柏林墙刚刚建起的几年，人们的逃亡行动十分激烈，直接跃过铁丝网，从住宅楼的窗户跳到西柏林街上，用卡车冲过去撞墙，锯开下水道的铁栅栏，在墙下挖地道……与此同时，那道墙也在迅速加固完善，从一道铁丝网，逐步变成一个浩大的严密的封锁系统：从东面开始，第一道是“腹地墙”，贴满严厉警告标示，指明攀爬这道屏障的人即为罪犯，必将遭受严惩。第二道“警报围墙”，由水泥柱、带刺铁丝网和顶部倾斜的铁蒺藜构成，并且带电，辅以一触即鸣的警报声。第三道是“龙牙”和“钢制锯马”，金属尖钉和钩齿，瞭望塔和泛光灯。接下来是“死亡地带”，宽阔而且一览无遗，除了布置以军犬，还布置以“自由扫射”的机枪，地面是仔细耙平了的沙子，以便穿越者留下痕迹，如果某个士兵不忍朝自己的同胞开枪，根据痕迹所在区域很容易追究到这个必须严惩的人。之后还有反车辆冲击障碍。越过这一切之后才是西方人所说的柏林墙，大多数东德人甚至从来没有看见过它，有几个人能穿过“死亡地带”呢？而墙的另一面就是西柏林的街道，汽车和行人来来往往，西柏林人和旅游者时常贴着墙缝往东张望，因为手痒，便在墙体上随意涂鸦，使墙的这面成了怪诞的风景。东边的统治者把他们的巨作称为“反法西斯防卫墙”，如果能看到这番实景，甚或看看墙两面的照片，谁都会明白这是反什么的。但这样